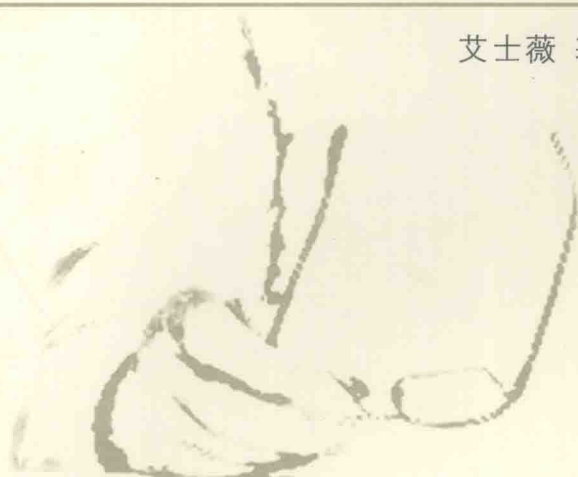





阿兰·巴迪欧的 “非美学”思想研究

艾士薇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阿兰·巴迪欧的
“非美学”思想研究

艾士薇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兰·巴迪欧的“非美学”思想研究/艾士薇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307-12926-9

I. 阿… II. 艾… III. 美学—研究 IV. B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0197 号

阿兰·巴迪欧
“非美学”思想研究

责任编辑:白绍华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19.25 字数:276千字 插页:1

版次: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2926-9 定价:44.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几经补充修改，艾士薇的博士论文《阿兰·巴迪欧的“非美学”研究》就要出版了。这是她人生路上第一本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她很珍惜，因为这部书里凝聚了她多年的汗水和心血，我很理解这份心情。

还记得两年前的情景，艾士薇从华中师大文学院博士毕业，想来武汉大学法语系做法国文化方向的博士后，希望我能做她的导师，但看得出来，当时她内心并没有多少底气，毕竟她的学历从本科到博士都在中文系完成，而她的法语仅仅是在博士阶段学了一年。我们聊了整整三小时，最后我被她的求学诚意打动，而且，她的英语不错，法语只学了一年，但TEF考试却得了675分，会说能写，出手不凡，这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几近传说。我能猜想她在一年中辗转于武汉法盟和上海法盟辛苦求学的惊人毅力和难言艰辛，这一切都源自于她对法语和法国文化的热爱，以及她对学术的那一份虔敬之心。在如今这样一个世风与学风都很浮躁的年代，我以为像她这样一心向学的精神必须鼓励，我们应该给这样的年轻人创造求学的机会。

谈到这部书，我有以下几点比较深刻的印象。首先是选题的前沿性和鲜明的问题意识。作者能够敏锐抓住当今法国极富盛名的思想家阿兰·巴迪欧，我认为这是很富于学术眼光的选择，避免了当前学界习惯于重复研究的尴尬。20世纪法国思想界群星璀璨，从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加缪，到结构—解构主义巨头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尔特、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拉康，再到波德里亚、巴迪欧、朗西埃等大家，都相继在中国思想界和文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巴迪欧的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建立在现代数学中的集合理论

基础之上，阅读和接受起来更有难度，这种偏重于科学主义的思想体系不像人文主义体系那样容易在中国生根发芽，国人似乎更容易接受法国的启蒙主义和存在主义，对结构主义则隔膜较多，对解构主义更是充满了误解或误读，轮到巴迪欧上场时，国内学界为数不多的研究常常人云亦云，隔靴搔痒，难以切中要害。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多，比如无法直接研读原著，又比如对研究对象的多元学术背景掌握不够深入，理解不到位，等等。

巴迪欧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其平生学术涉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中绝大多数领域，其政治哲学、艺术哲学、科学哲学、伦理哲学既各自独立又联成一体。巴迪欧的哲学被称为“事件哲学”，他认为在政治事件、艺术事件、科学事件和爱的事件中都能生成或者生产真理，他明确反对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哲学，而主张在解构后加以建构，所以他拒绝否认真理的存在，这是他与一般后现代主义者不同的地方，但与此同时他又认为真理是多元形态的，是有不同类型的，真理是复数而不是单数，每一种真理都有各自不同的特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迪欧的哲学显示出了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某种前景。众所周知，国内学界和社会各界多年来解构一切的思潮甚嚣尘上，目前中国思想界浮躁与空虚的现实精神图景很难说与解构主义的长期盛行没有干系，所以本书的作者花大气力把巴迪欧的建构型哲学和美学引入进来，是有潜在的现实针对性和鲜明的问题意识的。作者研究的对象虽然是西方思想家及其哲学和美学，但她的关注点还是在国内，我觉得在中国治西学就应该要有这种中国情怀，鲁迅所谓“拿来主义”的精义也正在于此。

其次，这部书还给我留下了历史感和思辨性兼具并重的印象。尽管从表面上看来，作者的研究仅止于巴迪欧的个案，但明眼人却看得出来，作者的论述时时处处都贯穿着历史的视野和眼光。比如，在如何判定巴迪欧的“非美学”在西方美学史或中外文论史上的位置这个问题上，作者就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学术史背景知识，把巴氏“非美学”与三种传统美学方案进行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比较研究，而正是在与传统的“教海式”、“古典式”和“浪漫式”三种美学体系的纵横比较辨析中，巴氏独特的美学体系特

征才凸显了出来。较之于教诲式美学的真理效应观、浪漫式美学的真理降临观和古典式（心理式）美学的真理缺位观，巴氏“非美学”是一种真理生产观，它主张真理的内在性和独特性。“非美学”的这种艺术真理双重性的观念独树一帜，它既不同于仅有真理内在性的“内美学”，也不同于彻底消解真理的“反美学”，而是一种崭新的建构型美学形态。作者认为巴氏“非美学”其实是一种“艺术事件哲学”，它建立在巴氏的“事件哲学”基石之上，或者说从属于巴氏的“事件哲学”体系，并与巴氏的其他哲学分支，如“政治事件哲学”、“科学事件哲学”、“伦理（爱）事件哲学”一道四足鼎立，共同构建了巴迪欧的“事件哲学”大厦。

前些日子，艾士薇在法国从事专题研究，三次采访巴迪欧本人，与巴迪欧有深交的法国同事告诉我：有点像童话。巴氏年近八十，平常轻易不见人。同事还透露巴迪欧对本书作者的一系列分析和论断比较认可，这等现身肯定无疑坚定了艾士薇今后的学术信心。

除了在研究中贯穿哲学史、美学史、文论史和批评史的历史视野之外，本书作者在论述中体现的哲学思辨性也是值得称道的。实际上，本书的重头戏还是关于巴迪欧哲学思想体系的论述，这是最有难度的部分，但也是作者写得最见功力的部分，据说也是作者当初撰写中感觉最困难甚至几欲放弃的部分。艺术与真理的生产这一章紧紧围绕巴迪欧的真理观和艺术真理观展开条分缕析的论述，艺术与主体的生产这一章紧紧围绕巴迪欧的主体观和艺术主体观展开剥茧抽丝的剖析，读过这两章，我们对巴迪欧的整个哲学观和美学观（艺术观）便有了初步而深切的理解。本书作者对巴迪欧“事件哲学”和“非美学”中常见的一整套概念和范畴，如集合（子集或幂集）、情境（情境状态和艺术情境）、事件（艺术事件）、事件场所、主体（艺术主体和忠诚主体）、真理（艺术真理）、真理生产程序、艺术配置、主体化、主体进程、“帝国艺术”等都做出了比较深入的研讨，而且对与这些概念或范畴相关的基本哲学或美学命题也做出了比较深入的论述，如作为本体论的数学、事件是真理的起点、真理是情境的无穷子集、主体是超出情境的配置、主体

居于事件与真理之间、主体化具有破坏性和暂时性、主体进程是破坏后的重新组合等。我以为，本书作者对这样一些基本概念和核心命题的清理和论证是非常必要的，既避免了个案研究中常见的平面化描述，体现了作者较为深厚的学术功底，同时也为国内巴迪欧研究者和爱好者进一步的探究打下了基础。

谈到这部书的不足之处，我以为主要是关于巴迪欧文艺批评实践的部分写得还比较粗略，显得不够系统和深入。实际上，巴迪欧不仅是当今法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和美学家之一，也是卓越的文艺批评家，他的电影批评、音乐批评、诗歌批评、戏剧批评都在欧美文艺批评界享有盛誉。因此，摆在本书作者面前的另一道难题就是巴迪欧一生中丰富驳杂而又自成一体的文艺批评实践问题。好在艾士薇博士已有警觉，正沿着自己博士论文的薄弱环节继续从事后续研究。短短两年里，她不仅翻译完成了一部十多万字的巴迪欧《瓦格纳五讲》的书稿，还对巴迪欧的电影哲学及其电影批评展开了初步的探究，这些学术成果的取得令人欣喜，我期待着她下一部有关巴迪欧研究的专著问世。巴迪欧一辈子追求真理，作为巴迪欧的中国研究者，我在艾博士的身上分明看到了巴氏执着追求学术真理的劲头。学界素有研究者被研究对象所同化的现象，看来本书的作者也不能例外。是耶非耶，我相信本书的读者自有判断。

杜青钢

匆序于甲午教师节前夕

目 录

绪论	1
一、问题的缘起	1
二、研究对象：巴迪欧及其“非美学”	4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10
四、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18
五、研究方法与意义	20
第一章 后现代语境中的“真理”危机	23
第一节 后现代的两种范式：解构与重构	24
第二节 解构主义与真理危机	28
第三节 相对主义与真理危机	38
一、标准的相对主义	39
二、认知的相对主义	43
第四节 真理危机与“反美学”	49
第二章 传统美学的三种方案与“重述美学史”	56
第一节 教诲式美学方案及其类型	57
一、直白型的教诲式美学方案	58
二、隐晦型的教诲式美学方案	69
三、含蓄型的教诲式美学方案	79
第二节 浪漫式美学方案及其类型	86
一、标举“道理”的浪漫式美学方案	87
二、标举“存在”的浪漫式美学方案	91
三、标举“原型”的浪漫式美学方案	97

第三节 古典式美学方案及其类型	102
一、卡塔西斯的古典式美学方案	103
二、精神分析的古典式美学方案	107
三、中国传统的古典式美学方案	111
第三章 “非美学”及其对传统美学方案的超越	115
第一节 “非美学”的概念及其基本特征	116
第二节 “非美学”方案的超越性	122
第四章 艺术与真理的生产	136
第一节 作为本体论的数学与真理	137
一、本体论与情境	137
二、哲学视域中的集合理论	150
第二节 真理与事件	155
一、巴迪欧的事件哲学	156
二、事件与真理	164
第三节 真理的生产程序	182
一、作为真理生产程序的艺术	183
二、作为真理生产程序的政治、科学与爱	189
第五章 艺术与主体的生产	204
第一节 第三种主体观	204
一、两种传统的主体观	205
二、第三种主体观	215
三、艺术的主体	220
第二节 主体化与主体进程	222
一、主体化	222
二、主体进程	226
三、主体化与主体进程	230

第六章 “非美学”的批评实践	239
第一节 巴迪欧论当代艺术	239
第二节 诗歌批评——以马拉美为中心	247
一、巴迪欧的诗学	248
二、作为艺术事件的马拉美诗歌	253
第三节 音乐批评——以瓦格纳为中心	259
一、尼采、阿多诺论瓦格纳	260
二、巴迪欧论瓦格纳	269
结语	279
一、巴迪欧是何种意义上的柏拉图主义者?	279
二、巴迪欧与现代、后现代的关系	280
三、是时候重新起航了!	281
参考文献	284
后记	298

绪 论

一、问题的缘起

本书之所以选择巴迪欧^①的“非美学”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针对一直以来关于艺术与哲学以及真理的关系问题存在理论上的盲点，在这个问题上，艺术的独立性长期陷入尴尬。自艺术诞生之日起，我们对它的认识与评价，就时刻伴随着哲学与真理的痕迹。长期以来，艺术总是被哲学所“统治”，而真理则是科学与哲学的专利。柏拉图一句“艺术与理式隔了三层”，从此艺术不仅被驱逐出了真理王国，而且还得了个罪名。直至海德格尔以全新的方式阐释了“艺术作品的本源”，这种趋势才有所好转。然而不论海氏多么偏好诗歌，他终究是一位哲学家——诗性哲学家，他主张真理在诗歌的田野中敞开，在艺术中可以寻得存在，可艺术似乎在哲学与真理面前仍旧抬不起头，即便是诗中有真意，却也还是需要通过哲学为其代言。

（一）艺术与哲学的关系

艺术与哲学、诗与哲学之争是一个古老的话题。自从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将诗人驱逐出了“理想国”，艺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屈居于哲学之下，甚至是被哲学所“绑架”。美国学者阿瑟·丹托的《哲学对艺术的剥夺》（*The Philosophical Disenfranchisement of Art*）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全面且深入的探讨。

文章开篇就引用了奥登对叶芝的评述，“爱尔兰依然有她的疯

^① 目前国内 Badiou 的译名有巴迪欧、巴丢和巴迪乌三种，本书统一用“巴迪欧”。

狂和她的天气/因为诗歌并没使任何事情发生”^①。一句诗歌并没使任何事情发生，将诗歌的存在感贬低到了极致，奥登是想说，面对爱尔兰的杂乱政治，诗歌起不了任何作用，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丹托还引用了这位坦诚的诗人在结婚之际的文字，他认为如果政治家知道，诗人、画家、作曲家的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可能世界政治的发展造成改变与影响的话，政治家与艺术家的关系会好很多，其实言外之意也就是说艺术家、艺术对政治没有影响，面对政治，艺术家无能为力，艺术品亦然。从诗人的嘴里说出这样的话，足可见艺术家的无奈。然而，柏拉图却认为艺术是危险的，它会荼毒心灵（详见第二章），值得思考的是，何以对政治没有影响力的艺术却又成了危险的呢？丹托认为，这种看法的源泉在于，“它并非来自历史知识，而是来自哲学信念。它基于哲学家提出的某些艺术理论”^②。此时，当我们借助这一思路，回头看看历史上对艺术的评价以及认识，不难发现，在强大的哲学攻势面前，艺术几乎没有自己发言的机会。翻开西方文论，我们看到的是，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康德到黑格尔，从尼采到柏格森，从海德格尔到福柯，从德里达到德勒兹，哲学家们似乎总是垄断着艺术评判的舞台，反倒是艺术家所占的比例极少，即使有也是形单影只。不论现在追求的是艺术的自律还是他律，抑或两者的结合，艺术似乎并没有真正独立，只要哲学还在代艺术立言，只要批评家们还是企图在艺术品中寻找哲学思想或者政治倾向，那么，艺术作为艺术之存在，还远远没有为人们所认识。这也就难怪丹托会说：“由于柏拉图的艺术理论就是他的哲学，由于自古以来的哲学就存在于替柏拉图遗嘱添加的附言中，哲学本身或许只是对艺术的剥夺——因而把艺术与哲学分开的问题或许能同询问没有艺术的哲学会是怎样的哲学这一问题

^① 阿瑟·丹托：《哲学对艺术的剥夺》，《艺术的终结》，欧阳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② 阿瑟·丹托：《哲学对艺术的剥夺》，《艺术的终结》，欧阳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相提并论。”^① 尽管现在将艺术和哲学完全区分开来并不可行，毕竟艺术自其诞生之日起，它的本质就是由哲学所界定，表面上看来，表现哲学思想的作品才是优秀的作品，经过哲学洗礼的作品才能体现天地之真谛，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失去了艺术的哲学，犹如失去了左膀右臂，其损失远远超过了失去哲学的艺术。

艺术是时候独立了，它完全没有必要让哲学代其立言，也没有必要乞灵于哲学，相反，仔细想想，应该是哲学从艺术中攫取灵感，充实了自己。就拿海德格尔来说，他的很多想法都来源于荷尔德林和里尔克，但是很显然，现在学术界知道海德格尔、研究海德格尔的人远远多于研究荷尔德林和里尔克的，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猜想，因为哲学知道艺术的爆发力，它不得不将其死死压住，让艺术成为自己专属的资源库。作为哲学家，同时也是作为作家的巴迪欧提出了“非美学”，他重新审视了艺术与哲学的问题，并认为，艺术是哲学的前提和条件，在很大程度上，这一观点打开了艺术身上的哲学镣铐。

（二）艺术与真理的关系

正如上文所言，柏拉图一句话治了艺术的罪，所谓与真理隔了三层，这让艺术显得极为肤浅。毕竟在柏拉图眼中，艺术不过是摹仿的摹仿，如同鹦鹉学舌，毫无深意。不过这也说明，在这位哲学家心中，真理是放在首位的，处于一切事物的中心，哲学因为可以追寻真理而显得高贵，艺术由于只能摹仿而沦为低下。然而，艺术中果然没有真理么？显然，海德格尔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语言是人类的精神家园，艺术是真理的栖息地，真理选择在可以走向广袤的诗歌中敞开，也可以在凡·高的绘画中现身。不过说到底，真理永远是一副主人的模样，在柏拉图那里高高在上，在海德格尔那里则是自主地选择遮蔽或敞开。

就我们通常的理解，真理是一个先验之物，在科学领域，我们可以说发现了真理，却不能说发明了真理，因为真理是固有的，而

^① 阿瑟·丹托：《哲学对艺术的剥夺》，《艺术的终结》，欧阳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不是可以随意创造而成的。如果将这种思维延伸到艺术领域，这就类似于在艺术中发现真理，这也是为什么哲学家们可以“耀武扬威”的原因，因为一般认为哲学家才是最接近真理的。可是，艺术有一个显著的特质，那就是感性，这是科学、政治以及其他学科所无法比拟的。显然，“感性”艺术中所蕴含的真理与常规的真理并不相同，因此，我们要逐步认识到，艺术中所包含的是专属艺术的独特真理，就像一首流传至今的诗歌，现在读来，仍旧可以感受到其中的真意，或许无法言说，但却可以体味，而且它是其他类型的真理所无法替代的。因此，毫无疑问，艺术中是包含着真理，蕴含着真意的。

正如巴迪欧的“非美学”思想所坚持的，艺术是真理的生产者，真理内在于艺术，艺术的真理具有独特性，承认艺术具有其独特的真理，是艺术独立的第一步。那么，是不是艺术的存在就是为了表达真理呢？是不是每部艺术品都必须具有真理性呢？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一部作品的存在，有其独特的价值，艺术并不是真理的附属物，毕竟它不是哲学，每天追随着真理的足迹，因此，艺术的任务不一定是表达真理，但它可以表达真理。针对第二个问题，笔者认为，凡是具有独立品格的艺术作品，能够流传于世的作品都具有独特的真理性，而且，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够称其为艺术品。所以，确切地说，具有真理性对于艺术品而言并不是要求，而是其“生来就有”，它是内在于艺术品而存在的。

作为当今世界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巴迪欧以其“非美学”思想，重新考察和审视了艺术与哲学、艺术与真理的关系，展示了艺术的独立性。而且他那带有“重构性”的哲学思想，在解构主义与相对主义盛行的今天，显示出了独特的光芒。

二、研究对象：巴迪欧及其“非美学”

正如丹托所说的那样，“在我们对这些剥夺理论做考古学研究之前，我们既无法根据艺术是什么或它能做和不能做什么，也无法

根据艺术在政治层面上固有的位置来判断艺术”。^①实际上，在如何公正地思考艺术的存在及其地位这个问题上，巴迪欧的“非美学”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指出了一条新的途径。那么，巴迪欧到底是谁？

（一）巴迪欧的四副面孔

巴迪欧是继福柯与德里达之后，真正走上世界哲学舞台并享有盛名的当代法国哲学家。如果按照德勒兹的观点，哲学所涉及的是一系列新术语的创造，那么，巴迪欧无疑拥有一整套原创性的哲学术语体系，诸如事件、情境结构、情境状态、力迫、脱殊集合、主体化、主体进程等，他将现代数学纳入了哲学范畴，并赋予了它们全新的哲学生命。巴迪欧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富争议的哲学家，他提出了事件哲学，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动态的真理进程，他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情有独钟，但又能够很客观地看待这些学说。他极富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从未停止过对整个世界局势的思考，按照巴迪欧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位尽职守夜者，在白天的一切尘埃落定之后，“保护这个脆弱的关于什么是真理的新概念，去保护真理本身”^②。这样的巴迪欧具有四副面孔，他既是数学家，还是作家、哲学家和艺术评论家。

巴迪欧在其《作为传记的哲学》（*Philosophy as Biography*）中谈到了自己父母，他的父亲年轻时是巴黎高师数学专业的学生^③，在耳濡目染中，巴迪欧获得了严密的数学思维，这在他后来的哲学著述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或许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学家，但毫无疑问，巴迪欧是哲学界的数学家。暂且不说“一”与“多”的思辨渗透在他的全部思想中，也不说集合与幂集这些预示着“事件哲学”出现的现代数学理论，单看其第一部作品《模型的概

^① 阿瑟·丹托：《哲学对艺术的剥夺》，《艺术的终结》，欧阳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② 参见笔者译文《身体·语言·真理？》，《当代艺术与投资》，2011年第5期，第75页。

^③ 参见 Alain Badiou: *Philosophy as Biography*, http://www.lacan.com/symptom9_articles/badiou19.html

念——数学唯物主义认识论入门》（*Le Concept de Modèle*, 1969, 2007再版）以及之后的《数与数字》（*Le Numero et les Nombres*, 1990）就足可见他对数学的重视。如果翻开巴迪欧的作品，不论是《主体理论》（*Théorie du Sujet*, 1982）还是《存在与事件》（*L'Être et l'Événement*, 1988），抑或《世界的逻辑》（*Logiques des mondes. L'Être et l'Événement 2*, 2006），随处可见数学的踪迹，他认为“本体论=数学”，以数学为基础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哲学美学话语体系。

如果说巴迪欧的数学精神是从小培养出来，是深入骨髓的，那么，创作则是他最初的爱好，确切地说，巴迪欧在成为一名哲学家之前，首先是一位作家。严格意义上讲，巴迪欧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应该是小说——《天文学大成：相反的轨迹》（*Almagestes. Trajectoire Inverse I*, 1964），三年后他又出版了“相反的轨迹”系列之二，《罗盘地图》（*Portulans, Trajectoire Inverse II*, 1967），此外他还在1997年，也就是提出“非美学”思想的前一年，出版了小说《世间安静的笔记》（*Calme Bloc Ici-bas*, 1997）。巴迪欧不仅写小说，而且他还是一位剧作家，目前他的作品与萨特的戏剧一同搬上舞台，分别是《红围巾》（*L'Écharpe Rouge*, 1979）、《敏感的艾哈迈德》（*Ahmed le subtil*, 1984）、《艾哈迈德哲学家》（*Ahmed Philosophe*, 1995）和《南瓜》（*Les Citrouilles*, 1996）。正是这段创作经历，让巴迪欧不只是站在哲学家的角度考量艺术，而更多是作为知识渊博的作家在思考。

毋庸置疑，巴迪欧一生中最重要的角色是哲学家。不论是其《主体理论》中所提出的作为瞬间主体的“主体化”或者作为持续主体的“主体进程”，抑或《存在与事件》中的情境与情境状态、从事件到真理的轨迹，都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既有知识范畴。他将集合论有效地与哲学进行结合，创造了独一无二的现代哲学体系。到目前为止，巴迪欧的哲学著作有三十余本，尤其是《存在与事件》、《世界的逻辑》两部巨著，在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他认为真理不是静态的知识，而是动态的过程，是无限的、不可完成的（详见第四章），而主体则是有限的，且忠诚于事件。他的一些观

点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作为哲学家，巴迪欧一反当前盛行的解构主义与相对主义，以一种重构的姿态，整合着业已支离破碎的哲学世界。

最后，巴迪欧还是一位艺术批评家，其评论涉猎范围非常广。在诗歌方面，不论是其哲学作品还是批评作品，都显示出了对马拉美极大的热情（详见第六章）；在戏剧方面，他对贝克特做出了专门的论述，主要观点集中在《贝克特，不竭的欲望》（*Beckett, L'incroyable désir*, 1995）中；在电影艺术领域，巴迪欧出版了《电影》（*Cinéma*, 2010）一书；在音乐上，他不仅关注勋伯格对作曲方式的变革，还对瓦格纳的歌剧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并出版了专著《瓦格纳五讲》（*Cinq Leçons sur le Cas Wagner*, 2010）（详见第六章）；关于舞蹈，他也有着自己的真知灼见，撰写了《作为思想隐喻的舞蹈》一文，收录在《非美学手册》（*Petit Manuel d'Inesthétique*, 1998）中。不论是何种艺术种类的批评，巴迪欧在操作的过程中都谨遵“非美学”原则，尊重艺术的独立性，试图向大家解释作为事件的艺术作品走向艺术真理生产程序的全过程。

（二）L'Inesthétique：“非美学”还是“内美学”？

本书主要研究的是巴迪欧所提出的 L'Inesthétique，即前文中所说的“非美学”，只是目前关于该词的翻译有一些小分歧。在这里，笔者将会根据 l'Inesthétique 的内涵以及巴迪欧提出这一思想的意图，试图得出该词的恰当的翻译方式。

关于 l'Inesthétique，学界一般将其翻译为“非美学”。当代中国第一篇对 l'Inesthétique 进行研究的文章就是如此，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日升的这篇文章题为《诗与哲学之争的“非美学”构想——阿兰·巴丢文艺思想初探》，其中便采用了“非美学”的翻译方式^①。不过时隔一年，作者却在《阿兰·巴丢“内美学”思

^① 参见毕日升：《诗与哲学之争的“非美学”构想——阿兰·巴丢文艺思想初探》，《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